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筆梨園 第六回 瓜州店福姑遇祿姑

倚門獻笑煙花債，幸還完，今朝自在。拋離脂粉營，拜別青樓塞。妹增多少風流態，嬌姐姐，顰容堪愛。新夫即妹夫，疑是夢中會。右調《海棠春》且說江干城欲贖媚娟之身，鴛鴦不肯，竟到寓中，寫了名帖，取了李太爺封君的家書，帶了兩個家丁，去拜太爺。又吩咐二十名家丁，各帶弓箭腰刀，戎服妝束，到府前俟候。干城到得府前，太爺還未升堂。賓館坐下，隨即著家丁同禮房到私衙門邊擊梆，將名帖與家書遞進。內衙人接去，送上李太爺，拆開看時，無非說些京中切要的事務。只見另有一封，封面上寫著：「父再字，付長男手發」。李太爺也拆開看時，上寫道：

新選浙江寧波總鎮江干城，蒙彼雲天高誼，拜我為父，汝當以兄事之。彼昔在揚時，與妓女媚娟情密，究其根由，乃江兒之表姨娘也，已曾訂鸞鳳之約矣。但恐鴛鴦作礙，不能如願，我兒可著意周旋，成其姻好。至囑至囑，勿誤勿誤。

李太爺看完了書，即傳梆吩咐，請江爺內衙相見。干城進內，太爺恭迎而入，早已鋪下紅毯，並肩拜了八拜。分賓主坐下，敘述寒溫，通問款曲，是不消說了。

太爺留飯，干城道：「蒙長兄厚情，不宜固卻。但小弟久留在此，恐媚娟又受鴛鴦之辱。但祈長兄完弟姻事之後，雙雙叩謝，然後討擾，未為晚也。」李太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敢方命了。但不知長兄如今寓於何處？」干城道：「原寓在北門外，但今日權寓於媚娟之家，在驢子巷姓何的便是。」太爺道：「少刻專拜。弟當力為主持。」干城打恭道：「全仗長兄。」

告別出了衙門，即吩咐家丁隨著。自己仍換了破衣，將到媚娟家，叫家丁遠遠避在一處，「少刻太爺回拜之時，你們如此如此。」自己竟到媚娟家中。只見媚娟蹙了眉黛，低頭坐著。干城挨身同坐，將手撫媚娟之背，笑說道：「夫人為何不悅？」媚娟見他一味風癡，更加氣苦，一溜走上樓房，坐在牀邊，淚流直滾。干城即隨了上去，也坐在牀邊，說道：「夫人不必哀傷，壞了自家身子。我包你十日之內，與你父母相逢。」未曾說完，聽見樓下炒將起來，鴛鴦、龜子都飛跑進內躲避。只見二十名兵丁，俱是戎裝，弓箭腰刀，兩邊排立。門前的鑼聲，敲得飛反猜天。

媚娟驚慌道：「下邊不知有甚事故，恁般喧嚷？」干城道：「娘子莫慌，待我下樓看看。」媚娟也隨後到門口來張。只見干城忙忙脫去了破衣，一個兵丁，兩手捧過袍服冠帶，又有兩個兵丁服侍穿帶。只見兩名皂隸跪下磕了一頭，將太爺名帖送上。干城出外，與李太爺挽手而進，打恭作揖。兩邊二十名兵丁一齊跪下，候江爺與太爺坐下，方才立起。

內邊鴛鴦與龜子見勢頭不好，心中著忙。二人商議道：「女兒是留他不定的了，只好奉承江爺。苦求江爺，今早原許五百，得了五百銀子也罷了！」只得齊齊整整，備了許多茶果出去。聽見太爺說道：「適才因長兄固辭，未及盡情。今小弟備轎兩乘在外，奉迎長兄長嫂，同進敝衙，少敘片時，以盡手足之情。」干城道：「多感厚情，容圖銜結之報。」內邊龜子鴛鴦聽見，連連跌腳道：「不好了，這樣說起來，就要娶去，人財兩空了！」

那樓上的媚娟，張見干城如此威闊，太爺如此說話，真個是喜從天降。一天的涕淚，不知收到何處去了。那鴛鴦急得沒法，一雙涕淚直滾，走上樓來，挽了媚娟之手，哀哀哭泣道：「我的女兒呵！我的女兒呵！我當初討你之時，指望你養老送終，教你的許多伎藝，也不知費了多少心機，用了多少錢鈔！難道是這樣丟我去？」倒在媚娟身上，哭個不止。媚娟道：「去是要去的了。我明日對江郎說，聘金自然有的。」

那太爺用完了茶，立起身來，請長嫂相見。干城上樓，叫媚娟收拾隨身妝物，太爺請見，就要上轎了。媚娟一面收拾，鴛鴦一面扯了干城，哭得哀哀。干城道：「我今早還你五百，只是你硬過火了。我明日送一個薄禮來。」即同媚娟下樓。

太爺讓媚娟左首，作揖道：「奉迎長嫂，同長兄到敝衙待飯。」媚娟道：「賤婢蒙太爺提出污泥，理當叩拜，何敢討擾。」太爺道：「長嫂不必太謙。」二十名家丁一齊跪下道：「家丁叩首夫人。」起來出外去，擺了遠遠的道。太爺先遜媚娟上了圍轎，次遜干城上了圍轎，然後自己上了軒轎。三處轎前，俱是深簷黃傘罩著，一路鳴鑼吆喝，好不威風。苦殺那鴛鴦龜子，叫地叫天，哭了三日還不止。

瑤琴寂靜畫樓空，鶯自啼兮燕自翀。

欄杆妙人何處去？止留明月照庭中。

李太爺迎二人入內衙，隨即擊簽兩枝。一面取酒席二桌，一面取戲子二口，並到衙應用。不一時俱已齊備。內邊垂下珠簾，李奶奶陪媚娟共飲，外邊太爺陪干城共飲，太爺讓干城檢戲，就點了《繡襦記》，是鄭元和故事，是暗比自己。戲完，送他二人回北門外寓中安歇。

次日，干城也尋一座幽雅名園，備了戲酒，請太爺來回席。太爺檢的戲，是《千金記》，是韓信拜將封侯故事，明明是承奉江兄。盡飲別散。正是：

畫堂簫鼓繞春風，鳳友鸞交樂意融。

一枕陽台方夢罷，笙歌又促飲瓊西農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馮人便在瓜州，風月了兩年，一旦染病沉重，醫禱無靈，臨終之時，吩咐妻子道：「我有一朋友，號喚江干城，我曾負他三百銀子。此人現在木場搨木。昔年豪富，如今為我而貧。我死無子，必須再嫁，你可招嫁此人，以還陰債。不然，我陰間必然受譴，來世還要倍償。苦了我了！」說完，叫拿紙筆來，寫道：

馮人便遺囑：昔曾借友人江干城本銀三百兩。我死之後，吩咐妻子，坐產招嫁此江干城為妾，了我心願。鄰佑地方。毋得生事阻撓。

馮人便勉強支撐寫完，眼睛一白，嗚呼哀哉了。開靈掛孝，忙了一番，出殯到祖塋安葬，好不淒涼寂寞。

紛紛營逐笑癡蟲，失著還存得著中。

試向高堂一回首，主人何處草叢叢。

可憐馮人便半生碌碌，只得一雙空手去見閻君。

過了百日，馮氏叫管家到木場上問問江干城的消息。俱說道：「昔年在此搨木，如今久不見了。」管家回報。馮氏想道：「夫妻之情，且守過一年兩載，又作道理。」

一日晚間，門前擁著許多兵馬，有一乘官女轎，抬進中堂歇下。隨後，有一官長也帶兵馬進內。裡邊管家忙忙出來回報，道：「我家馮大爺已死多時，久不招接官客。乞老爺、奶奶們往別處安歇。」官長道：「原來你家主人已棄世了，這也可傷！我與你家主馮人便昔年好友。今日來此，一則借寓，二則欲聚話久闊之情，不料已成故人。也罷，我同夫人來此，喜你家屋宇寬超清潔，權借一齊。我們自家打火，明日自有酬謝。」夫人下轎。馮氏在門內張看，吃一驚道：「這分明是我妹子祿姑。」又見容顏美麗，恣態風流，不比往常，恐是面貌相同，又不好相認。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少不得要出去接見的。」竟一頭走出來與夫人見禮。

夫人抬頭一看，急忙叫一聲道：「你是我福姑姊姊，原來在此！」馮氏道：「呀！果然是我祿姑妹妹哩！」那官長忙忙走過來作揖道：「今日夫人姊妹團圓，可喜可喜！」姊妹二人笑堆滿面，挽了手，竟到內裡坐話。

福姑叫管家們備茶果、整酒餚，忙了一時。然後與妹子坐了，把自家被倭兵擄去，充為徐海帳內宮娥，今賣到馮家的根由，說了一遍。祿姑也把自家賣落煙花，與妹夫做官回來贖身之事，也說了一通。因說起父母俱存，仍住在舊處，母親為著我們，眼睛都哭瞎了。福姑悲傷了一回，因又說起丈夫臨終，吩咐坐產招嫁之事。取出遺囑來看，原來就是妹夫。干城方知昔年三百兩乃馮人便

竊取，冤枉了江升。想到：「馮朋友盜人之銀，以娶妻置產。如今仍復教妻坐產以嫁人，枉費心機，徒傷天理！」歎息了一番。

當晚姊妹同臥，即商量招嫁之事。妹子道：「妹夫軍情重務，上任不宜延遲，何不就是明日成了親罷？」阿姊默默無言，自然心肯的了。

次日，倒是江干城，因朋友之妻，再三不肯。又是祿姑拿住，定要如此，只得成了親。骨肉團圓，又兼姊妹同夫，歡情十分美滿。可歎馮人便：

竊得江家白白金，畫樓歡擁美妻衾。

今朝仍是江家物，何不當初莫用心？

次晚，三人挑燈閒話，福姑說起島中徐海有萬夫之勇，號令森嚴，部伍整肅。他說官兵是一班飢羊餒鼠，只好撮空。最愛王夫人，言無不聽。夫人才貌雙絕，最善胡琴，名喚王翠翹，是北人。性最孝，父親為響馬強盜被害，賣身救父，因而陷入煙花。初次在臨淄，受了許多磨難，再次在無錫，受了萬千摧折，九死一生。後來到台州，相遇徐海。他就曉徐海是個英雄。二人相得，便贖了身，住居海邊。徐海入海三年，得了時勢，將鑾駕迎娶夫人。後來倭兵深入江南，直至青、徐等處，皆為夫人報仇。夫人每勸徐海忠義。督撫兩次差官招安，徐海要把差官烹斬，聽了王夫人之言，反加厚禮。王夫人思親念切，只教徐海納降歸正，到第三次招安，徐海竟聽夫人之言，允了差官，營中寬袍大袖，解甲休戈，兵無戰鬥之心，中了機謀，被官軍追滅了。王夫人有功不賞，督撫反加輕薄，配與軍酋，因跳入錢江而死。

江干城聽完，說道：「我今蒙聖恩，欽差重地，只因兵部道我材堪任重，保奏朝廷。朝廷道此地倭夷甫退，恐防再入，須以將才鎮之，故授此職。但恐徐海尚有餘黨潛藏，不勝兢業耳！」祿姑道：「一人有慶，兆人賴之。郎君勿慮。」

次後，江干城著人去尋了馮家支派，立為人便之後，房子交付與他。帶了男男婦婦，渡過了鎮江，一路旌旄節鉞，揚威耀武，到了浙江北關。預先著人到俞家報喜。俞月湖夫妻歡喜不殺。江干城在舡，先抬二位夫人去會父母。相見時，兩姊妹連喚「我的娘親」，兩老人連叫「我的心肝肉兒」，各各說前情，講舊話，纏個不了。

干城借了寬敞廳房住下，迎過俞月湖夫妻。大開筵宴，款待丈人、丈母。要帶兩老往任，俞月湖因年老不肯。干城送一百銀子，又留一房家人伏侍。擇日起馬，渡過錢江，到了西興驛下船。

寧波鎮府各役，早已接到船頭上，打兩片「欽差」金字碑，擺著兩座羽箭、令箭，植著八面虎旗豹旗，炮聲三響，張號三通，粗吹三次，細吹三次，然後開船。干城路中與媚娟說道：「我昔年怪兵部公子阻我情興，此時竟魂飛魄蕩矣！不料今日虧了兵部公子，官高姻就。我昔年恨江升誤事，痛加毒打，依今看來，若非江升隨公子而去，此官何來？何能與夫人享天長地久之樂？我昔年恨盜銀之人害我流落捐木場中，不勝切齒，依今看來，虧了馮（後原缺約百字）。

評：（前缺）馮人便之死離，幻境也，一真境也。江干城之榮合，真境也，實幻境也。世間一切有為，何真非幻，何幻非真。識得幻即真，不宜為非；識得真即幻，止宜為善。總之，徐海、人便一流，挑燈閒話，煞有會心。一本風流，此回收拾得妙。馮人便一生作為如是，結果如是，足見化工尚物，無不因材而施。世間奸人火燄，到頭來未有不煙消滅□□行者當猛省回心。